

钟嵘《诗品》评陆机“不贵绮错”文献考辨

蔡锦芳

钟嵘《诗品》卷上评陆机云：“其源出于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叹其大才，信矣。”对于其中的“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一句，历来注家多有争议，尤其是“不贵绮错”一语，更是令学者们颇费思量。如周振甫《诗品译注》译为：“看重规矩，不看重绮丽交错，有损害直接安排的技巧。”^①赵仲邑《钟嵘诗品译注》译为：“他的诗崇尚规矩，不以绮文交错为贵，有伤直抒胸臆的奇致。”^②萧华荣《诗品注译》译为：“崇尚古诗的法度规范，而不重视错综变化，损伤了作品的直率自然之美。”^③然而，结合陆机五言诗写作的实际情况来看，说他“不贵绮错”，似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解释，韩国学者车柱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诗品校证》云：

案：“不”字，盖浅人妄加。考今所传陆机诗，皆“尚规矩，贵绮错”之作。前贤评其诗，最早而较著者如《文心雕龙·铨裁篇》有云：“士衡才优而缀词尤繁。”《才略篇》有云：“陆机才欲窥深，词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宋书·谢灵运传论》有云：“降及元康，潘、陆特秀，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咸与“尚规矩，贵绮错”之说相符。此文上言“举体华美”，下言“咀嚼英华，厌饫膏泽”，并与“贵绮错”相应。且“尚规矩，贵绮错”乃“有伤直致之奇”。“不贵绮错”则无伤于直致之奇矣。又案：“中品”谓颜延之诗出于陆机，评语有云“体裁绮密”，与此“贵绮错”相应。又云“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与此“尚规矩”相应，亦可证此文“贵绮错”上本无“不”字。又引汤惠休云“颜如错彩镂金”，倘陆机“不贵绮错”，颜之诗体其源尚得出于陆机耶？据“中品”鲍照诗评语有云“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与此句法相似，此文之有“不”字，或者浅人据彼文所加也。

①周振甫：《诗品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43页。

②赵仲邑：《钟嵘诗品译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③周伟民、萧华荣：《文赋诗品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8页。

对于车柱环的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杨祖聿《诗品校注》云:

车氏以为“不”字为浅人妄加,宜删,非是。……(车氏)误“绮错”乃华丽绮密之意也。盖“绮错”,交错也。《后汉书·班固传·西都赋》:“周庐[庐]千列,徽道绮错。”注:“绮错,交错也。”《文选》何晏《景福殿赋》:“绮错鳞比。”注:“错杂如鳞之相比次也。”……今传各本但作“不贵绮错”。车氏无可靠之版本而遽言“浅人妄加”,非所敢轻许也。^①

笔者以为,此处所以有“不”字,不是由于妄加,而是由于误读、误抄或误刻。因为“矩”字,古代亦可写作“渠”,古人因喜好习惯不同可选择使用。宋人刻书时,此两字仍可自由选用,故有时同一部书中这两种写法同时出现,并不划一。如《四部丛刊》所收《楚辞》,是上海涵芬楼借江南图书馆藏明翻宋本影印的,《楚辞》中正文共出现六次“规矩(渠)”,除卷第一《离骚》篇“固时俗之工巧兮,偃规矩而改错”写成“矩”外,其余五处都写作“渠”:卷第八宋玉《九辩》“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渠而改凿”;卷第十三东方朔《七谏·初放》“灭规渠而不用兮,背绳墨之正方”;又《七谏·哀命》“固时俗之工巧兮,灭规渠而改错”;卷十四严忌《哀时命》“握剖劖而不用兮,操规渠而无所施”;卷十六刘向《九叹·愍命》“播规渠以背度兮,错权衡而任意”。又“矩(渠)矦”一词,在该书中出现过三次,也有两次写作“渠”:分别见于卷一《离骚》“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渠矦之所同”;卷十三东方朔《七谏·哀命》“不量凿而正枘兮,恐渠矦之不同”。其他宋刻本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四部丛刊》所收涵芬楼景印刘泚生影写北宋本《淮南子》中,“矩”与“渠”亦同时出现,卷十三《汜论训》“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渠矦之所周者也”句中,写作“渠”;卷十四《诠言训》“员之中规方之中矩”句中,则写作“矩”。《四部丛刊》景印乌程刘氏嘉业堂藏宋刊本《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中,“矩”与“渠”亦同时使用,卷八十二《永康军通判杜君墓志铭》“吾舅威州府君教子有渠度”句中,写作“渠”;卷八十二《雒县丞章公墓志铭》“引笔书纸,或为人称诵,然不必尽协古人渠矦也”句中,也写作“渠”;卷五十七《游景仁伯弘毅堂铭》“先民有言,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句中,则写作“矩”。

更有甚者,在宋本中,有时在同一段中,也会出现“矩”的两种写法。如《四部丛刊》影印日本岩崎氏静嘉堂藏北宋刊本《说文解字》卷五上“工”字“巧饰也,象人有规渠也,与巫同意,凡工之属皆从工。”接下来,“徐锴曰:为巧必遵规矩法度,然后为工,否则目巧也。巫事无形,失在于诡,亦当遵规渠,故曰与巫同意。古红切。”(着重号为笔者代加)说明宋初时“矩”与“渠”的确是可以替代混用的。

^①杨祖聿及上引车柱环观点,均据曹旭《诗品集注》转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8页。

其实,不只是宋本中有“矩”与“槩”通用混用的情况,元明刻本中也同样存在。元刊本《金华黄先生文集》(收入《四部丛刊》)中,“矩(槩)度”一词两次使用,一次写作“槩”,一次写作“矩”,分别见于卷十九《谢乡试主司徐照磨启》“加以文非故习,荡无槩度之可稽”;卷二十六《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揭公神道碑》“发为文辞,咸中矩度”。明正德刊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收入《四部丛刊》)中,“矩(槩)度”一词,三次使用,一次写作“矩”,两次写作“槩”,分别见于:卷十九《皇伯奉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万寿观使嗣秀王师揆可特授少保加食邑食封制》“而能恪守宫庭,动循矩度”;卷二十七《清源文集序》“盖凡前修故老德行学术之可师者,皆其槩度也”;卷四十五《少保成国赵正惠公墓志铭》“燕居家庭未尝厉色辞,而槩度整整”。又明成化刊本《圭斋文集》(收入《四部丛刊》)中,“矩(槩)矔”一词五次使用,有三次写作“槩”,两次写作“矩”,分别见于:卷七《彭氏族谱序》“资兼文武,继自今为子孙槩矔”;卷八《萧同可诗序》“向时二家所守矩矔,则有不施用于今者矣”;卷九《元赠效忠宣力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赵国公谥忠靖马合马沙碑》“槩矔相寻,云来是仿”;卷十《元赠应奉翰林文字从仕郎安成刘聘君墓碑铭》“长短大小,咸中矩矔”;卷十《元故隐士庐陵刘桂隐先生墓碑铭》“槩矔哲匠,达于宗工”。元明刻本中这种现象的存在,可能就是宋刻本中相关现象的延续或影响。

既然宋代刻本中曾经出现过这么多“矩”、“槩”通用混用或以“矩”代“槩”的情况,那么《诗品》中的“矩”字就很有可能曾经也是写作“槩”字的,是后人在转抄的过程中,或由抄本向刻本过渡的过程中,由于疏忽而将字形较长的“槩”字看成了“矩”和“不”两个字。

我们再来看一下,“尚规矩,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是不是更符合陆机创作的实际情况?在这里,有必要对“绮错”、“直致”两词的涵义作一个更准确的解释。我们先看“直致”一词的涵义。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云:“至如曹、刘,诗多直致,语少切对。”(《四部丛刊》本)唐顾云《投西边节度使启》云:“尽披肝膈,布在笺毫,事逼丹诚,言多直致。”宋朱熹《楚辞集注·九章序》云:“今考其辞,大抵多直致,无润色。”(《四库全书》本)元刘壎《隐居通议·诗歌一》云:“此诗虽若直致,然情思深婉,怨而不露。”清黄宗羲《南雷庚戌集自序》云:“夫明文自宋(宋濂)方(方孝孺)以后,直致而少曲折,奄奄无气,日流浮浅,盖已不容不变。”^①由此看来,“直致”一词的涵义基本可概括为:直接表达(思想感情),少润色,少切对,少曲折深婉。殷璠认为,曹植、刘桢的诗歌便多具有此特点。既然钟嵘认为陆机的诗歌源出于曹植,但又“有伤直致之奇”,那么就说明陆机与曹植相比,不太喜欢直接表达思想情感,多润色,多切对,多深曲。

而在钟嵘看来,陆机“有伤直致之奇”,是因为他“尚规矩,贵绮错”造成的。“绮错”一词,《汉语大辞典》列有两个义项:1.谓如绮纹之交错。引《后汉

书·班固传上》：“周庐千列，徼道绮错。”注：“绮错，交错也。”2.形容文辞雕饰华丽。引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上：“陆机……。”《新唐书·上官仪传》：“仪工诗，其词绮错婉媚。”黄宗羲《谢莘野诗序》：“莘野之诗，叙丧乱而悽戾，逢公燕而绮错，能备五声者也。”我们认为，钟嵘评陆机“贵绮错”，实际上这两方面的涵义都包括在内了：既指陆机诗歌语言雕饰华丽，又指陆机诗歌多俳偶，如绮纹之交错。正如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五云：“士衡乐府五言，体制声调，与子建相类，而俳偶雕刻，愈失其体。”^②而陆机多华词，多俳偶，又是和他的好深曲分不开的。《文心雕龙·才略》云：“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陆机这样多润色，多切对，多深曲的结果，即“有伤直致之奇”。这样一来，钟嵘的评说也可以前后对应贯通了。以前的解说家，由于相信“不”字的存在为合理，所以做出了一些牵强附会的解说，现在看来都是失之偏颇的。其实，从钟嵘行文喜用骈俪句式的习惯来看，这里也不应该有“不”，包括评陆机文中的“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咀嚼英华，厌饫膏泽”等，都是比较规范的骈俪句式，“尚规矩，贵绮错”也应该与它们一致。如作“不贵绮错”，文气上则显得有欠贯通。

总之，钟嵘对陆机的评说，只能是“贵绮错”，而不可能是“不贵绮错”，“不”字的产生，是由于《诗品》在传抄传刻过程中，抄工或刻工对“尚规矩”之“矩”字的误抄或误刻所致。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①顾、刘、黄三家文字，转引自《汉语大词典》第一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860页。

②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